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訂義卷三十九　　宋　王與之　撰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王昭禹曰宿縣祭前之夕列之於筍虡○鄭鍔曰作樂之時樂縣之位正於小胥既掌辨其聲矣大司樂又宿縣遂以聲展之蓋鐘磬之屬縣於筍虡固可以作樂前期之夕樂官之長視之又扣擊其聲而展省之者欲知其宮商不爽金石諧和庶其奏可以格神

祇也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

鄭鍔曰祭祀之節有王出入之時有尸出入之時有牲出入之時皆當奏夏夏之名有九此所奏者三夏夏大也樂章之大者也王始祭入廟門祭訖出廟門皆奏王夏葢歌王者之德為甚大始迎尸而入終送尸而出皆奏肆夏尸者祖先之象肆遂也安也或說

祖先有功德故國遂大至於為天子而有天下也○王昭禹曰直而自遂之謂肆尸以象乎神則有直而自遂之意故尸出入則奏肆夏二祼之後王出迎牲入而告牲乃出而殺之皆奏昭夏昭明也明祖先有碩大之德故用是牲○王昭禹曰神散而為明明散而為昭牲以致味行吾憂勤而親鬼神者在此宜其致精明以歆鬼神焉故牲出入則奏昭夏說者以肆夏為時邁所謂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是也王夏昭夏則無所攷矣

王氏詳說曰九夏之名見於鐘師此特言三夏以三

夏爲九夏之大奏九夏者鐘師也令鐘師而奏三夏者大司樂也自納夏而下則鐘師自奏矣○鄭鍔曰此所令奏者時祭也

帥國子而舞

鄭鍔曰奏夏之時又帥國子而舞以形容之○易氏曰舞所以宣導其和○王昭禹曰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故凡樂事用舞則帥國子而舞

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鄭鍔曰祫祭先王饗五帝於明堂饗來朝之諸侯皆謂之大饗此所謂大饗饗來朝之諸侯也祭祀迎牲入廟而始殺饗賔則殺牲於門外鼎而後入故不迎牲不奏昭夏惟此與祭祀不同祭有入牲之禮者告博碩肥腯又以告幽全也賔客之來隨命數以致禮在主人不當告於賔客然先王待賔客如待神明故其他皆得而同○鄭康成曰其他謂王出入賔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項氏曰禮曰大饗其王事歟又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

賈氏曰大射謂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虞庠學中○鄭康成曰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王射以騶虞為節○鄭鍔曰王出入令奏王夏則奏於未射之時及射令奏騶虞則奏於發矢之際○項氏曰騶虞樂官備也射一發矢騶虞驅五豝而待其得賢之多如此○愚案騶虞說詳見樂師

詔諸侯以弓矢舞

賈氏曰諸侯來朝將助祭預天子大射之時○鄭鍔

曰又詔待射諸侯執弓挾矢揖遜進退為手舞足蹈之容者諸侯雖尊入而侍王當執臣子之禮○黄氏曰舞所以飾敬也○王昭禹曰王以六耦射三侯其耦王射者必詔以弓矢舞則以天子之射其節比於樂諸侯之舞亦所以應王故也儀禮大射命三耦取弓矢有升降之儀者亦以此

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

王昭禹曰大食大牢非常食也王藻曰天子日食少牢而朔月大牢所謂大食者其朔月之食乎夫人之養也心志和而後氣體從之食飲膳羞所以養氣體

侑之以樂所以和其心志而致氣體之養焉況天下無事無大荒無大札無大災無大故而王可以樂之時所以大食之三侑大司樂皆令奏鐘鼓膳夫言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此謂常日之禮至於王齋日三舉亦大食之禮○鄭康成曰宥猶勸也○鄭鍔曰食則三侑勸之至于三加牲而用大牢謂之大食奏鐘鼓用樂之盛也○項氏曰鐘鼓樂器之大備大禮也○李嘉會曰侑食之樂非無笙磬絲竹之音必奏鐘鼓何也蓋鐘聲鏗鏗以立號君子聞鐘聲則思武臣

鼓聲讙讙以立動君子聞鼓聲則思將帥之臣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意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易氏曰凡師之出宜乎社造乎祖各載其主以行及其有功則皆獻之以愷樂皆大司樂有以令其奏○王昭禹曰愷者喜之屬南風謂之愷風者天地之怒氣散焉王師大獻奏愷樂者人之怒氣釋焉○鄭鍔曰有功而歸將釋其怒而為愷悅故樂名曰愷左傳晉文公敗楚振旅愷以入于晉○李嘉會曰聖人于軍功始教以振旅終奏以愷歌示人以勝殘去殺之義

樂師於大獻奏愷歌遂倡之

鎛師若大獻則鼓其愷樂然則大司樂所令者令其屬而已○鄭鍔曰令鎛師奏之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

鄭康成曰四鎮謂揚之會稽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山五嶽岱在兗衡在荊華在豫嶽在雍恒在并傀猶怪也大怪異烖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霣及震裂為害者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也

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鄭康成曰札疫癘也凶凶年也烖水火也弛釋下之

若今休兵鼓之為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鄭鍔曰王者作樂以導和於天下王朝所作者雖本

乎雅正茍侯國或為淫哇何以一天下於至和哉故

於建國之際禁其淫過凶慢之聲諸侯繫一國之風

不謹於聲樂之際鼓淫放蕩流入邪淫國亦因以亡

矣始建國必禁焉防於未然之前○李嘉會曰四者之聲何獨於諸侯新封而禁之樂感人深浹肌藏髓立國之初當尚中正四者必禁求以善民心於始也

鄭康成曰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也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也慢聲惰慢不恭也

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鄭康成曰涖臨也廞興也臨笙師鎛師之屬興樂器也興謂作之也

易氏曰藏瘞也大司樂涖之敬其事也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鄭康成曰謂以年幼小時教之舞内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易氏曰勺者周公告成大武之詩象者武王告成象舞之詩播為樂章以教國子則有六者之舞

黄氏曰凡稱國子兼適庶也故王世子亦在文王世子曰春夏教干戈秋冬教羽籥帗羽皇旄干人等舞則為小舞自其小時教之大司樂六舞則合之羽旄干戚備焉○賈氏曰此言小舞則大司樂教雲門已下為大舞

李嘉會曰教國子以舞使之委蛇曲折動容貌習威儀就其抑揚進退之節以銷其驕淫矜誇之習此教國子之善瀎小舞既習而後六代之舞可習矣

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鄭司農曰帗舞者全羽○鄭康成曰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

鄭鍔曰羽則析白羽○劉執中曰羽舞東翟以為文舞皇則用五采羽為鳳凰之形皆執之以舞○鄭司農曰皇舞者以羽冐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易氏曰象鳳凰來儀○項氏曰欲其和也

鄭司農曰旄舞氂牛之尾○易氏曰象百獸率舞也○項氏曰取其順也

鄭鍔曰干執干楯以舞○鄭司農曰兵舞

鄭司農曰人舞者手舞○鄭康成曰舞無所執以手袖為威儀

鄭司農曰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

鄭鍔曰社稷之舞執帗有帗除之意言社稷生養乎人而除其災害四方之舞執羽有羽翼之意言四方為國翼蔽如鳥之有羽旱暵之舞以皇皇鳳之雌也

為羣陰之長旱則陽勝陰舞以皇所以名陰而却陽
也旄即旄人所教之舞也夷樂散樂賓客之燕樂用
之或謂辟雍用旄無所考人舞則宗廟用之八佾六
佾皆以人為主地官之屬所用者止繫於民事舞師
言兵舞此言干舞變干言兵實一而已○易氏曰地
官舞師之四舞不及旄舞人舞者教其所當用非國
子之小舞若舞師先教兵舞則以祭祀大小為先後
樂師先教帗舞則以所教之序為先後以人舞非舞

之正故列於數者之末○愚案餘說見舞師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

鄭鍔曰承上文教國子又教之奏樂以為王行步之儀王昭禹曰樂師所教教作樂者堂上之行而肆夏作門外之趨而采薺作一行一趨有其儀與樂節相應不可不豫教焉○鄭鍔曰在堂則賓尚遠故行出門則賓已近故速也故行則緩緩則有直而自遂之意故奏肆夏趨則疾疾則欲齊而整肅焉故奏采薺○鄭司農曰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

鄭康成曰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大師於是奏樂○王昭禹曰王之行趨既然車之疾徐亦如此故曰車亦如之且王於賓客饗食則在廟其燕則在寢或步或乘出入皆有儀王之進退豈苟乎哉○劉執中曰車亦如之者則五御之法有緩急和鸞之聲動則相應

賈氏曰先言行後言趨又云環拜從內向外而言是出

時也玉藻趨以采薺行以肆夏先言趨後言行從外向内是入時也○王氏詳說曰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此又行以肆夏不奏王夏者何耶蓋司樂出入謂廟中時此謂出迎賓客及升車時肆夏所用亦廣王出入則奏之大司樂樂師是已享元侯則奏之晉穆叔所謂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是也告祭柴望則奏之時邁所謂肆于時夏是已送賓則奏之禮器所謂其出也肆夏以送之是已鄭氏於禮器以肆夏當為陔夏

是徒知賓出入則奏陔夏不知肆夏之用為廣也○黄氏曰祭祀朝會師甸封建之時王在五路其步趨之節責大馭馬五路之上王安佚矣然而顧車之行而聞肆夏之聲則猶行於堂下顧車之趨而聞采薺之聲則猶行於門外造次無非禮者樂師之所教大馭之所馭與有力焉

環拜以鐘鼓為節

鄭司農曰環猶旋也○黄氏曰漢何武舉方正名見槃辟雅拜有司劾其虛偽服虔

曰槃辟雅拜行禮之容拜也師古曰槃辟猶盤旋也此儀至漢猶在

愚案環拜羣臣環王而拜祭天地祭宗廟朝日之類俱有拜王拜于中羣臣環列而拜之于外則謂之環拜

鄭鍔曰環乃回環之義羣臣環外而拜天子拜者衆恐其不齊故奏鐘鼓為節使聞鼓而拜聞鐘而止○易氏曰行趨者接賓之儀環拜者賓拜之儀樂師於是教國子之樂儀欲君臣上下無非禮也爾雅曰堂

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是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齊侯曰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為車送迎之節是王者有車出迎賓之禮亦因車之行趨為之歌肆夏采薺蓋肆夏之樂其聲舒以緩采薺之樂其聲數以疾此王者接賓之樂儀至於朝會諸侯於外朝之位與夫合諸侯於國門外方明壇之位則有環拜之禮雖不詳見而賈氏於方明壇之位則曰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

王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此禮之大者必以鐘鼓節之為作止之節也

凡射王以騶虞為節

鄭鍔曰凡射則大射燕射賓射之時皆奏此詩○薛氏曰先鄭釋此以為騶虞聖獸鄭氏釋騶虞之詩亦以為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不知彼何所見吾觀騶虞者天子之官記曰樂官備又曰天子以備官為節○劉執中曰賢人衆多則官備而治有弗至者乎蓋騶者謂趣馬主為諸

官駕説者記於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則騶者田獵之官經於大閲則虞人萊所田之野謂山虞於大田獵萊山田之野澤虞於大田獵萊澤野則虞者山澤之官而與於田獵者騶虞掌田獵之官宜以殺獸為事乃一發止於取五豝其仁如此天子取之以為射節者此也○王氏曰以騶虞為節者樂仁而殺以時○鄭鍔曰文王之射於騶圄詩之辭則曰一發五豝又曰一發五豵其義以為獸之數五而王射以一矢不欲多殺者乃愛物之仁心故奏是詩言天子以仁而愛物為主

諸侯以貍首為節

鄭鍔曰諸侯三節以聽四節以射詩則貍首也詩之辭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葢言諸侯不敢寧處惟朝于天子則享安譽也貍之為言不來也貍首言射乎不來者之首為諸侯者必當朝王不朝則射之將以為不朝者之戒○吕氏曰貍首之詩亡矣記有原壤所歌之辭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貍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君子相會不以微薄廢禮猶白茅死麕可以聘如玉

之女𫝊葉甩首可以爲君子之獻執手者所以道備結懽言君臣相與習禮而結懽奉天子以修朝事故諸侯之射以是爲節

大夫以采蘋爲節

吕氏曰采蘋詩言大夫妻能循灋度采蘋采藻盛之湘之奠之皆在家所習教成之祭之事大夫妻已嬪能循在家姆教之灋度乃可以承先祖共祭祀卿大夫已命能循其未仕所學乃可以與國政故卿大夫之射以是爲節

士以采蘩為節

吕氏曰采蘩詩言夫人不失職所謂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被之僮僮夙夜在公盖夫人無外事祭祀乃其職惟敬以從事是為不失士之事君何以異此敬恭朝夕事事而已然後盡士之職而不愧故士之射以此為節○鄭鍔曰采蘩詩言于沼于沚于澗之中無以異乎采蘋之詩序言可以奉祭祀不失職亦無以異乎采蘋之循灋度之語詩人列采

蘋於采蘩後今之射節先采蘋後采蘩士之歌用前大夫之歌用後余甚疑所歌之義恐此二篇歌奏之時有遲速不同故分為大夫士之射節

總論

呂氏曰天子之德莫大於好生繼天也諸侯之德莫大於奉朝事事君也卿大夫之事莫大於瀌先王守道也士之德莫大於敬事死命也詩不可以無義故各以其所樂告之所以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

則功成而德立無暴亂之禍矣
薛氏曰夫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且歌射節所以為聽也天子九節諸侯七節大夫五節不閒尊卑皆用乘矢矢之所發四節作矣是天子未射先歌者五諸侯未射先歌者三大夫未射先歌者一尊者先以聽則多卑者先以聽則寡所以優尊者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

賈氏曰掌其序事謂陳列樂器及作樂之次第〇鄭鍔曰使不失先後之倫治其樂政者謂治理樂聲得其正不淫放也〇鄭鍔曰使樂工不敢為淫亂之聲李嘉會曰樂事在前樂政在後何也惟掌其序事節奏有緒舉知其宜則可以治其樂政凡下文所謂小事用樂樂成告備者皆樂政也又有賞罰有升黜凡樂師提綱總領之權總樂政也

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

鄭康成曰小事小祭祀之事〇易氏曰舞師言小祭祀不興舞而此下文言皐舞則非舞師所謂小祭祀也謂大神示大鬼之外皆小事之樂令奏鐘鼓言嚴其始而已〇王

昭禹曰令奏鐘鼓則令其屬也小事樂師令之大事

大司樂所令也

凡樂成則告備

易氏曰樂所奏一竟為一成不特大神大示大鬼之樂為然據大司樂言凡天神皆六成凡地示皆八成凡人鬼皆九成每一成則樂師皆為之告其備皆有舞以節其樂○鄭鍔曰小宗伯告備于王告禮之備也肆師禮成則告備告禮事之畢也事畢言禮已畢

此則告樂之備爾

王氏詳說曰案大射禮曰大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此命奏者樂師而非樂正也案燕禮曰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此告備者樂師非大師也蓋諸侯之射禮燕禮與天子不同此所以命奏者在於樂師告備者在於樂師是樂師卑於樂正而尊於大師也

詔來瞽臯舞

鄭康成曰詔視瞭扶瞽者來入也臯之言號告國子

當舞者舞

王昭禹曰瞽無目非可顧視故詔其來舞有節非可速故詔其緩皐緩也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鄭司農注大胥曰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王昭禹曰以其父兄有爵列於國故謂之國子以其衆言謂之諸子以其教於學謂之學士○賈氏曰此謂祭末至徹祭器之時樂師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

舞瞽人主歌令云帥學士而歌徹者此絶讀之然後合義歌徹之時歌舞俱有所謂帥學士使之舞歌者自是瞽人歌雍詩也徹者諸宰君婦耳○鄭鍔曰祭將畢恐其不敬故歌詩以見其敬以周頌改之雍禘太祖也此所歌以徹者其雍詩乎○王昭禹曰歌雍學士也樂師則帥之而已

令相

鄭司農曰告當相瞽師者言當罷也瞽師盲者皆有

相道之者故師冕見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曰相師之道與○劉執中曰樂備矣瞽矇當退則令視瞭以相之

鄭鍔曰祭之始詔使扶之而來其終也相之以往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

王昭禹曰饗以飲為主食以食為主○鄭鍔曰孔子語魯大師以樂則知樂之有序蓋如此故曰掌其序事若夫饗食諸侯則奏樂之際序其作樂之事故令

奏鍾鼓以為節樂終則令相瞽矇以退皆如祭祀之儀惟不入牲之事異而已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王昭禹曰燕射謂王與羣臣燕而行射禮○鄭康成曰射夫衆耦也○賈氏曰凡射有三番又天子六耦畿內諸侯四耦畿外諸侯三耦前番直六耦三耦等射所以誘射故也第二番六耦與衆耦俱射第三番人兼作樂經直云射夫鄭知衆耦者以其三番射皆弓矢舞若言六耦不兼衆耦若言衆耦則兼三耦

王昭禹曰帥其耦而治之者射人也帥之使舞者樂

師也大司樂詔諸侯以弓矢舞諸侯尊也樂師帥射夫射人卑也飲燕之間必用射皆特為禮以觀德抑又為有事之備

樂出入令奏鐘鼓

易氏曰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此三夏皆瞽所歌之詩有歌必有笙有笙必有舞如此之類皆樂之出入令奏鐘鼓以節之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鄭鍔曰王師大獻令奏愷樂則王親征之師故大司樂令之軍大獻教愷歌遣將出軍而歸故樂師教之又倡之異尊卑○王昭禹曰歌出於人聲有倡有和故樂師倡之使所教之瞽矇和焉○李嘉會曰愷歌歌於堂上愷樂作於堂下二者相應愷歌在前樂師倡之

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

賈氏曰樂器即明器若檀弓云木不成斵瓦不成沬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王昭禹曰猶大喪之廞焉之死而致生

之不智而不可為所以陳之而已○賈氏曰樂官笙師鎛師之屬易氏曰謂大胥至司干○鄭康成曰師樂官往陳之

及序哭亦如之

王昭禹曰小宗伯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樂師又帥樂官而哭哭樂器以明先王之盛德感人之深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故睹器而思其人則哭也必使樂師帥而哭亦以明哀樂之相仍舞用翣亦此意也

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鄭鍔曰掌其政令所以統治之其有爭訟則為斷其曲直此所以名之為師

周禮訂義卷三十九

周禮訂義卷四十

宋　王與之　撰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胥有才知之稱禮記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

鄭鍔曰閭胥以胥名之謂其才智足以長人樂官名胥胥者相也惟有才智然後能相人大胥相樂官之

樂政其所相者於諸胥為大

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王氏詳說曰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是學士者國子之謂以其父兄有爵於國者言之則曰國子以其衆言之則曰諸子以其教言之則曰學士周之時喬木有世臣棠華有賢者之後夫豈無自哉

鄭司農曰版籍也今時鄉戶籍世謂之戶版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

以名之○黄氏曰學士之版凡學者皆著籍於此獨致諸子將合之於舞位不敢使適子與於此適子嘗學小舞何為至合舞始别與之干戈羽籥不可以不學合舞則有什五有長少將以其才為之等適子雖非才猶不使庶子臨之況有王世子焉漢世取二千石關内侯子為舞人皆適子不知其義○鄭鍔曰宮伯掌士庶子凡在版者司士掌羣臣之版此所謂學士之版皆書名於版以待有用則致之使自至○王氏曰其已至者以待之其不至者以致之○劉執中曰來學者待而籍之德成者致其名於王

王氏詳説曰大胥既待致諸子夏官復以諸子名官

何耶蓋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若有車甲之事則授之車甲是教之以兵也此教之以樂

李嘉會曰夏官有諸子掌國子之倅令不曰公卿大夫之子又不曰庶子乃曰諸子者蓋諸子所掌之國子修德學道合學合射其藝已進故令大胥掌其籍而升致之必曰待者待諸子之教治已成此則致之而已故大胥一職止見合舞合聲不見教事以有諸子之教在前也名曰學士非徒國子必國子之才藝者掌其名數之版有其人則充之亦待意也

春入學舍采合舞

鄭康成曰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賈氏曰舍即釋采即菜也

鄭鍔曰禮有釋奠有釋菜奠厚於釋奠奠薄於釋菜葢釋奠則有迎牲有酌獻有授舞者器之禮所以致恭於先聖釋菜則不舞不授器不殺牲但以蘋蘩薀藻之類告虔於先師而已○崔氏曰先師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所謂知樂者也若有詩書之德者亦各祭於其所教之學漢時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書有伏生詩有毛公此之謂先師也○藍氏曰釋菜禮之至

簡者皆不在多品貴其誠也其用有三每歲春合舞而行之月令云仲春命樂正合舞釋菜也始入學則行之文王世子云既興器用幣然後舍菜是也學記云太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鄭康成曰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黄氏曰樂師教舞帗羽干旄皇人未嘗合也大胥春始入學合而教之

秋頒學合聲

鄭鍔曰月令春入學合舞秋入學習吹學無二義皆學宫也蓋周家建五學其中謂之辟雍水南曰成均水北曰上庠水東曰東序水西曰瞽宗春令學士始入學所入者辟雍也總處於此以觀其能至秋則所觀者已久知其所宜矣於是分而處之宜學禮者處之瞽宗宜學書者處之上庠宜學干戈者處之東序宜學語者處之成均非惟不分學字以為二義又合周家立學之制 ○易氏曰合舞於入學之後合聲於頒學之後是知其為瞽宗之學蓋瞽

宗見於大司樂有所謂成均之法又有所謂樂祖之祭皆所以為禮樂之教春入學舍采者即入瞽宗之學舍采於樂祖秋頒學者即以成均之法頒之於瞽宗之學○楊氏曰鄭解頒學亦有意勝於諸說但亦有過當處頒學只是秋時入學分典學者齋舍為一冬習業居隩避寒之地與春時入學不同故異其文謂之頒學案尚書大傳耰鉏已藏新穀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任農事是一冬九十日當任學之人數甚多非一學所容須分在諸處若四時在學者惟國子與國之俊造具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皆有常處禮樂皆在瞽宗書在上庠不應至秋時方始分

鄭康成曰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王氏曰樂之聲以言為本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鄭鍔曰合舞必以春合聲必以秋葢春陽用事德在木木曰曲直而主乎貌舞見於形貌之間或俯或仰木之象也故合舞以春所以順乎陽秋陰用事德在金金曰從革而主乎言聲見於辭氣之間或抑或揚金之象也故合聲以秋所以順乎陰

王氏詳説曰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是春未嘗不學聲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干戈武舞羽籥文舞

是秋未嘗不學舞此言合舞以春合聲以秋葢大合舞大合聲與平日之學舞學聲異記所言者主教國子此言者主合國子平日所教所以不同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

易氏曰合舞合聲教之序也此教之成也故言六樂之會

鄭鍔曰及教以舞則以六樂之會正其舞之位方其分樂而各奏不患其舞位之不正及會合而並奏其

人多其列衆位始不正矣於是焉必正其位如雲門大卷不可以處後大濩大武不可以居前之類其位已正乃序當舞之人已舞者出未舞者入使先後不失其倫

劉執中曰六樂之節疾徐不同六舞之位遠近不一故立表以會其節與其位自南表而舞至北表者再表為一成則六成矣自北舞而南者一故舞為九成而樂為九變則表為六樂之會者歟出入其表以就

八佾者皆以長少為序

比樂官

鄭康成曰比猶校也○鄭鍔曰比校作樂之官欲無一樂之不備○杜氏曰次比樂官也

展樂器

鄭康成曰展謂陳數之○鄭鍔曰展省作樂之器欲無一樂之或缺大司樂展其聲此則展其器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鄭康成曰擊鼔以名之文王世子曰大昕鼔徵所以

警衆○王昭禹曰名之使興舞也

序宫中之事

王昭禹曰宫中之事謂序王宫之中國子之宿衛而

學道藝者春秋之所學各有其序如大胥之所掌是

宫正言比宫中之衆寡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則大

胥序宫中之事者如此○李嘉會曰宫伯所掌之事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

王昭禹曰徵則名之使來令則使之有為比則校叙其多寡之數使之類聚而羣分○賈氏曰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名聚舞者小胥贊大胥為徵令校比之

攷其在否

觵其不敬者

鄭康成曰不敬謂慢期不時至也觵罰爵也詩云兕觵其觩○劉氏曰罰以示媿恥焉

廵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鄭康成曰撻猶扶也扶以荊扑○鄭鍔曰八人為列左右前後各以其序㪅立於其列有怠慢不謹者必撻以記之○王氏曰肆師誅其怠慢則祭以懲慢為先小胥撻其怠慢則學以懲慢為急祭言誅之政也學言撻之教也○易氏曰比之而不敬然後有所謂觵觵之而怠慢然後有所謂撻

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

鄭康成曰樂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筍簴者○王氏詳說曰凡樂縣有鐘磬鼓鎛此所謂金石之樂也然磬則無所不縣鐘與鼓鎛則有所謂縣者有所謂不縣者蓋周人縣鼓與鎛惟縣一而已是故鎛有不縣者磬師云擊磬擊編鐘磬編鐘則磬師擊之不編鐘則鐘師奏之是鐘有不縣者此磬所以謂衆聲之首也

鄭司農曰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墻故謂

之宮縣○鄭鍔曰王以宮言見王德之備周乎四方諸侯則有所缺而不備而況於大夫士乎

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故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王氏詳說曰天子南面諸侯北面自宮縣以下曰軒縣則缺南面曰判縣則併缺北面曰特縣則非東即西案大射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鎛皆南陳是阼階西階其位皆北其面在南者皆無縣然又云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則是又有南面者何耶說者以為諸侯與其臣大射其縣皆三面所謂南面者鼓而已曰鍾曰磬曰鎛則無縣焉知此則知大夫之判士之特皆無南面所以尊天子矣春秋之時衛侯從仲叔于奚曲縣之請為非禮晉侯賜魏絳歌鍾之半為得禮

鄭鍔曰既正其縣又辨别其聲欲其節奏之不爽○易氏曰鐘磬鼓鎛其聲不一必待辨而後正○項氏曰其聲所用各有律吕故辨其隆殺○又正其堵肆之名以見其等降之不同聲不爽則樂必和名不同則禮不僭官曰小胥其所掌豈小哉

李嘉會曰樂縣不同豈諸侯大夫在國之時其縣則然亦豈朝聘之時王燕享之而所縣之樂若是也蓋在國與朝王所用之樂皆然

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

薛氏曰杜氏以鐘十六枚為一肆則堵者八枚矣此說然也而鄭氏以各十六枚為一堵鐘一簴磬一簴為肆宜不然春秋傳曰歌鐘二肆是三十有二枚矣故編鐘十有六然後一簴之鐘全編磬十有六然後一簴之磬全一簴之所垂者鐘磬各止於八然後謂之堵鄭氏以鐘一簴磬一簴為肆其半者其或有鐘而無磬有磬而無鐘乎其說固不通矣又曰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

夫其說未是但泥於十六枚爲一堵之說不知八枚爲一堵之器至其論士之特縣則曰天子之士縣磬而已不知鄭氏何所見而言有磬而無鐘不知果何以和樂吾固謂天子之士鐘磬各十六枚爲一肆諸侯之士鐘磬各十八枚故爲堵○鄭鍔曰編鐘八編磬八共十六枚同在一簴名謂之堵堵如墻堵謂其半也十六編鐘爲一簴十六編磬爲一簴則謂之肆肆如市肆之肆謂其全也左傳鄭人賂晉侯以歌鐘

二肆又觀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魏絳於是乎有金石之樂晉諸侯耳當三面之軒縣蓋得二肆之半分為左右歟○易氏曰天子宮縣每面鐘磬各十六枚四面各六十四枚諸侯以下降殺以兩諸侯三面鐘磬各四十八枚卿大夫兩面鐘磬各三十二枚士一面鐘磬各十有六枚雖尊卑多寡不同而每面皆各十六枚故謂之肆若諸侯之卿大夫判縣則每面鐘磬八枚兩面共鐘磬各十有六士特縣各八枚而已惟其得每面之半故謂之堵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

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或曰大師之職專在和合樂聲故夫子語大師樂非善知音聲何能職此哉○薛平仲曰自司樂至小胥所掌皆樂之事則樂事之或奏或歌要必有所屬是故奏歌其樂者瞽矇也所以相瞽而奏歌者則眡瞭也以奏歌而教瞽矇者小師也所以使瞽矇之有所取正者則大師也是以大師之官必以下大夫二人居之○賈氏曰此下直云瞽矇三百人無府史胥徒

者以其無目不須人使是以有眡瞭三百人○李嘉會曰瞽矇祭祀所用不若是多也而數之多至三百人先王以待天下之瞽矇焉耳

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

愚案六律六同詳見大司樂

胡氏曰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黃鍾者中之色為六氣之元始於子在十一月二曰大簇簇奏也言陽氣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三曰姑洗洗

潔也言陽氣洗物姑潔之也位於辰在三月四曰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於五月五曰夷則則灋也言陽氣正灋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六曰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剥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呂者一曰大旅旅旅也言陰大呂黃鍾宣氣而芽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二曰夾鍾言陰夾助大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

二月三曰仲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濟物也位於巳在四月四曰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在六月五曰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六曰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該種也位於亥在十月

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愚案文之播之詳見大司樂

王昭禹曰太玄曰聲生於日律生於夜聲非十二律不能發律非五聲不能節五聲非變不能盡故一律之中莫不具五聲五聲之中有所謂五變五聲之本生於黄鍾黄鍾爲宫管九寸九之則其數八十一三分宫而去一下生徵其數五十四三分徵益一而上生商其數七十二又三分商去一而下生羽其數四十八三分羽益一而上生角其數六十四多者濁少

者清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又清於角角之聲又清於商其配則土火木金水其象則君臣民事物易氏曰五聲寓於八音八音實直乎八卦金鐘也屬兌石磬也屬乾土塤也屬坤革鼓鼗也屬坎絲琴瑟也屬離木柷敔也屬巽匏笙簧也屬艮竹簫管也屬震○薛氏曰以方言之金石土類也西凝之方故三者在西匏竹木類也東生之方故三者在東絲成於夏故在南革成於冬故在北大師之序先之以金石土中之以革絲後之以匏竹木蓋西者聲之方虛者聲之本故音始於西而終於東西則先金石而後土者陰逆推其所始東則先匏竹而後木者陽順序

其所生革絲居南北之正而先革後絲者亦先虛之意歟○李嘉會曰萬物盈天地間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沈若浮莫過於金石土革匏絲竹木而天下之音具有焉

鄭鍔曰文之以五聲足以相生未足以為樂必以八音播之則樂成而可聽矣播言播而散之也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此樂之所以成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鄭鍔曰大師掌吹陰陽之管以和樂又教六詩夫詩

之六義彼人安能通知以教人耶康成以為教瞽矇彼為瞽矇者安能有六德以為本耶愚謂是說康成之失也以理推之蓋教國子以歌六詩耳彼疑國子不當學詩於樂工殊不知古者作樂必歌詩以為音風賦比興雅頌皆所歌之音知音調之高下惟大師耳國子不學於大師而誰學耶大司樂能教之以其義大師能教之以其音故曰教六詩○王昭禹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鄭康成曰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也言

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〇鄭康成曰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〇鄭康成曰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風出於德性雅出於濾度頌出於功業三者詩之體也直述其事而陳之謂之賦〇鄭康成曰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以其所類而況之謂之比〇鄭康成曰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以其所感發而比之謂之興〇鄭康成曰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勸諭之三者詩之用也即其章言之則曰六詩即其理言之則曰六義大師教之以樂章

故曰六詩

以六德為之本

鄭鍔曰此六德乃大司樂所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之德若以為教瞽矇則彼賤工詎可責以中和祇庸孝友之德哉○王昭禹曰君子之學詩豈徒誦其空言要之本於德而已

以六律為之音

鄭鍔曰六德為之本所以成其性六律為之音所以

和其聲大司樂之教施於前然後大師之教行於後康成又謂以律視其人為之音乃引子貢問師乙以己宜歌之事為證子貢所論者人之性非論六律為音之義亦康成之失○黄氏曰聲成文謂之音不以六律音不可得而正也

王氏曰以六德為之本故雖變猶止乎禮義以六律為之音則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王昭禹曰言以六德為之本則知所謂音者末也言以六律為之

音則知所謂本者性也教六詩雖以六德為之本然非播之於音則其聲無所發非和之以律則其音無所正○楊氏曰以六德為之本故可以觀可以怨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以六律為之音故可以美教化移風俗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

鄭司農曰登歌歌者在堂登歌下管貴人聲也○賈氏曰謂下神合樂皆升歌清廟故將作樂時大師帥瞽人登堂於西階之東北面坐而歌者比琴瑟以歌詩也

王昭禹曰擊拊即書云擊石拊石此堂上之樂也○

黄氏曰明堂位曰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是登歌則擊磬戛擊鳴球搏拊琴瑟皆擊也玉磬琴瑟皆有擊拊之名○鄭司農曰樂或當擊或當拊是也○鄭康成曰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賈氏曰拊所以導引歌者故先擊拊瞽乃歌也歌者出聲謂之奏

王昭禹曰小師云登歌擊拊則擊拊者小師而大師令奏之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𣝏

賈氏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故云下管○鄭司農曰吹管者在堂下○鄭康成曰特言管貴人氣也○賈氏曰聲出曰播謂播揚其聲奏即播也○黄氏曰播以樂器播詩也樂器鼗柷敔塤簫管也○賈氏曰樂器即笙簫及管

鄭鍔曰康成謂鼓棘管乃作葢以鼓為考擊之義然經文既言奏不當又言鼓則令奏鼓棘者令樂工奏大鼓與小鼓也鼓為衆樂之號令故欲播樂器必奏鼓將奏鼓必奏棘以為之引也○鄭司農曰棘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

鼓小鼓為大鼓先引故曰朄朄讀為道引之引

易氏曰奏擊拊以導歌而後瞽者歌焉奏鼓朄以導管而後樂器播焉樂之與歌必有所導而後從必有所令而後奏此節奏之序

大饗亦如之

王昭禹曰所以敬諸侯亦如祭祀之禮

大射帥瞽而歌射節

鄭鍔曰帥瞽矇而歌騶虞貍首采蘋采蘩之詩以為

射節○李嘉會曰大射則有歌小射則不歌亦如大獻之有愷歌小獻止於樂也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鄭康成曰大師大起軍師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易氏曰六律陽聲六同陰聲即陰陽以候其氣則葭灰一動而八風從律以十二律應十二風而後可以

察天地之和大師以是而聽軍聲宜其吉凶應焉○王昭禹曰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古之人所以望敵而知吉凶先事而知勝負者用此術也然王者之師而猶聽軍聲而詔吉凶蓋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不敢輕也

易氏曰占軍旅之勝者無過於天時大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亦以同律之所聽者可信不誣故耳

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

王昭禹曰死則陳儀物於庭序以興觀者欽則謂之廞○鄭康成曰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考列其德行而誄之

以言則謂之謚於大喪之廞則帥瞽而作匶謚以瞽

掌樂王德成於樂謚則成德之名也

凡國之瞽矇正焉

鄭康成曰從大師之政教 ○李嘉會曰國之瞽矇不屬樂師者亦以正於大師不使淫邪之入人聽也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

鄭康成曰教教瞽矇也 ○黄氏曰鼓鼗皆教眡瞭柷敔塤簫管弦歌皆教瞽矇鼗亦教瞽矇 ○鄭鍔曰此言鼓如孟子所謂今王鼓樂於此

之鼓瞽矇受教於小師其所播者鼗也柷也敔也塤也簫也管也弦也歌也而不言鼓則知此鼓為鼓樂之鼓矣鄭謂出音曰鼓是也

鄭康成曰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摇之旁耳還自擊〇

鄭司農曰柷如漆筩中有椎柷以合樂〇項氏曰敔木虎也〇鄭鍔曰敔如伏虎背上有七十二鉏鋙所以止樂

聶崇義曰塤燒土為之大如鴈卵謂之雅塤郭璞爾雅注云大如鵝子鋭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

雞子謂之頌塤凡六孔上一前三後二又笙師掌吹塤世本云暴辛公作塤圍五寸半長三寸四分○鄭康成曰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所吹者○賈氏曰廣雅云簫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三禮圖云簫長尺四寸頌簫長尺二寸○通卦驗注云簫管形象鳥翼鳥為火火成數七生數二二七一十四簫之長由此○鄭司農曰管如篪六孔○鄭康成曰如遂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天子樂官有焉○項氏曰弦琴瑟也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周天之度廣六寸象六合七弦象七星瑟長八尺一寸九九之數廣一尺八寸二九

也二十七弦三九也○鄭康成曰歌依詠詩也○易氏曰有堂上之樂有堂下之樂有上下兼用而不可缺者弦歌用之於堂上鼓鼗塤簫用之於堂下柷敔則堂上堂下皆用之以為作止之節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戛擊柷敔用之以節堂上之樂者也又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用之以節堂下之樂者也堂上言聲堂下言器若大師所言登歌下管則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此不易之定制而小師以弦歌列於

塤簫之下者小師所言者教樂之序而大師所言者用樂之序也

大祭祀登歌擊拊

胡仲曰拊革鼓也樂以登歌為貴凡以詠者舉堂上之樂○愚案登歌擊拊說見大師○易氏曰登歌則瞽矇擊拊則小師大師令其奏而已

下管擊應鼓

鄭康成曰應鼙也應與朄及朔皆小鼓所用別未聞

○賈氏曰擊鼓者先擊小後擊大故大射云應鼙在東朔鼙在北○黄氏曰朔鼙應鼓朔鼙所謂朄也○鄭鍔曰及下管則擊應鼓大師令奏鼓朄小師則擊應鼓不鼓朄葢朄者所以引衆鼓而應則以為衆鼓之應也周頌所謂應朄縣鼓正謂是○王昭禹曰應鼙為朄鼓之和朄鼓為應鼙之引朄必有應應必有朄互相備也

徹歌

鄭康成曰於有司徹而歌雍○李嘉會曰徹歌無大

師之命而自歌者乃其職也

大饗亦如之

王昭禹曰說見大師○陸氏曰明堂位以禘禮祀周

公於太廟升歌清廟下管象文王世子曰天子養老

登歌清廟下管象祭統曰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

天子之禮康周公故以賜魯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

升歌清廟下管象天子之祭祀養老饗諸侯諸侯之

相見魯之嘗禘皆升歌下管貴人聲也歌清廟示德

也象管示事也小師大祭祀大饗登歌而小祭祀小樂事不登歌猶小祀不興舞也

大喪與廞

鄭康成曰從大師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𣠽

鄭康成曰如大師○黄氏曰小祭祀不當擊雷鼓靈鼓則擊𣠽舞師掌鼓四方旱暵之舞是也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鄭鍔曰六代之樂並作慮其聲音或失之過既掌其節又掌其和先儒以和爲錞于謂以金錞和鼓然小師不掌錞于認一和字指爲錞于何所據竊謂當爲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之和掌其音節使一人倡之衆工從而和之乃所以爲節耳〇王昭禹曰六樂之作其先後曲直則有節而小大清濁相應而不相陵則和矣國語曰聲應相保曰和又曰大昭小鳴和之道也〇李嘉會曰職專於是則所責亦在是故特表而出之

瞽矇

鄭司農曰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瞍○賈氏曰詩有矇瞍書有瞽瞍此有瞽矇三者皆文不具司農參取三處為三等解之無目眹謂無目之眹脉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謂矇然有眹脉而無見也有目無眸子謂之瞍者謂目睛黑白分明而無眸子人○鄭鍔曰王者作樂欲審音以知政必使瞽矇者謂其收視於内不亂於外聽必審也然人而無見乃廢疾也使其疾而見廢則先王之所不忍是故使之司聽茲又不忍棄人之仁也

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

鄭康成曰播謂發揚其音○賈氏曰此八者皆小師教此瞽矇令於作樂之時播揚以出聲也

李嘉會曰瞽矇播之小師教之止見於八音而已若磬師之鐘磬緹樂燕樂縵樂眡瞭之頌磬笙磬笙師之竽笙應雅則皆不與何故葢大師小師瞽矇所掌皆宗廟祭祀之樂及大饗大射大師之樂也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劉執中曰諷誦詩而不言六詩者因大師作匶謚而諷誦先王平生功德之詩○鄭鍔曰或謂誦詩所以知古人之興衰又誦其奠繫小史掌奠世繫謂為史官當定公卿大夫與夫帝王之世繫今此瞽矇又安知世奠繫之事乎愚攷先儒之説以奠為帝謂世帝繫者乃古書之紀述帝王之本繫又嘗攷國語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以戒勸之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怵懼其心以春秋對世言

則知世如世世本之類使之諷誦乎詩與世又定其所傳之繫以諷誦使人君知古之傳世者有德則子孫緜遠而世繫不衰無德則子孫之傳不遠所言者不定則其聞也不信故必奠而後諷誦之鄭康成云世之而奠其繫竊謂當讀諷誦詩世一句奠繫為一句

黄氏曰諷誦其詩以其世定繫次其盛衰為可知今詩之有繫次瞽矇傳之也曹儈之詩失之矣

愚案誦詩而及於世奠繫者如商頌五篇作於商高宗之世周頌風雅合九十篇作於成王之世既

知世之所尚則奠樂以繫焉定那樂章係之祀成湯定清廟樂章係之祀文王誦詠之以五聲弦歌之以琴瑟將以歌之播於樂章而奏諸祭享之時若小史之奠繫世是奠其所出之世系非誦詩之世奠繫也

鄭鍔曰先王使公卿大夫士各致其規諫非不足以聞道彼瞽而樂工乃使之諷誦古詩及世繫何邪得於言則其聽也未必審得於樂則其聞也入必深情

之所樂者在是則耳之所聞者必詳因悅樂之時得規諫之益其效捷於公卿士大夫之諫當諷誦之時則鼓琴瑟所以和平人君之心心和平則聞規戒之言不惟不怒且樂而無倦○黄氏曰諷誦鼓琴瑟諷誦而鼓琴瑟卽書搏拊琴瑟以詠

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陳繈之曰九德用於大祭大祭帥瞽登歌是也六詩用於大射大射帥瞽歌射節是也○愚案九德說見大司樂六詩說見大

師

鄭康成曰役為之使

眡瞭

鄭鍔曰孟子曰胷中正則眸子瞭焉眡瞭之職皆明目者為之盖樂工用瞽矇三百人故用眡瞭亦三百人扶之其視明瞭又明樂

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

王昭禹曰瞽矇掌播鼗而眡瞭亦播鼗二者皆受教

於小師故小師曰掌教鼗鼓（鄭鍔曰播鼗鼓本瞽矇之事為其無目故眡瞭先播使之聞之皆言播鼗蓋有先後也）

薛氏曰磬之應鏞者曰頌磬頌即鏞也磬之益笙者曰笙磬大射禮曰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是應笙之磬也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是應鏞之磬鏞尚金則土類也西凝之方也古人作樂金石土列於西方故頌磬在乎西竹則木類也東生之方也古人作樂匏竹木列於東方故笙磬在乎東若鄭氏以

東方之磬曰頌則詩所謂笙磬同音書所謂笙鏞以閒者何異義乎一說謂鐘磬之應歌者曰頌磬其應笙曰笙鐘笙磬春秋傳有歌鐘二肆與頌鐘磬之義同周禮有鐘笙之樂與笙磬之義同近之矣○黄氏曰升歌則擊頌磬笙歌則擊笙磬

掌大師之縣

鄭康成曰大師當縣則為之○賈氏曰大師無縣樂之事案大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其無目於聲

音審本職雖不言縣樂器文寄於此明縣之可知眡瞭為之者以有目也

凡樂事相瞽

鄭康成曰相謂扶工○王昭禹曰瞽無相倀倀然其何之哉眡瞭之設正謂是也

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

賈氏曰樂器謂明器司干疏云眡瞭所廞謂鼓與磬鐘師不云廞則鐘亦眡瞭廞之瞽矇大師小師皆不

云廞者以其無目瞽矇所云柷敔等皆眡瞭廞之也不云奉而藏之文不具也○黄氏曰廞與陳義本同而廞則有感動悲戚之意陳則陳列之而已鄭康成廞皆為興廞為興興訓則當為興興起之興所謂感動悲戚也鄭以為興作或為興造如大喪明器皆可言作大旅廞樂器乃以為旅非常祭於時乃興造其樂器則何義邪大旅有災故而樂不作眡瞭祭祀正樂故廞之見憂戚之意笙師樂器惟笙用於祭非其盛者

陳之而已○王昭禹曰大喪廞樂器則陳樂器於庭序也大旅有大故而祭亦陳樂器而不作故亦如之

賓射皆奏其鐘鼓

黄氏曰鐘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聲歌眡瞭奏其鐘鼓○鄭康成曰鼓𣪍以奏之其登歌大師自奏之

鼜愷獻亦如之

杜氏曰鼜戒守鼓也○王氏詳說曰鼓軍事者鼖鼓

也鼜鼓其聲也案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煦此三鼜也○鄭康成曰愷獻獻功愷樂也

黄氏曰愷獻有歌鼜亦或有歌鼜歌今警場有歌自大師至眂瞭其設職皆以升歌聯下管而及射愷獻愷有歌故眂瞭通掌之獨不掌九夏九夏謂之金奏鐘

師專職

周禮訂義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訂義卷四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許紹錦

周禮訂義卷四十二　　宋　王與之　撰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薛平仲曰自大師至眂瞭既以掌奏歌之節則夫因其聲之所合違其聲之所寓度數齊量要必有托而可考此典同已下之官所以繼此也雖然樂器之制攷之於六律六同典同則掌六律六同之和者也律同不可偏廢而官特曰典同何哉蓋樂以統同為貴

十有二律之相配必分其六以為同取諸陰陽之合也○鄭鍔曰名官不以律而取同為名同陰律也陽律主乎倡而陰律和之陰之為氣隱伏而不出其為聲忽微而難調名官以典同同則和和則器可制陰陽合則生生之理為不息故典同掌其和以為樂器先用以為十有二辰之鐘次用以為十有二辰之鎛度數齊量定於此而後樂器從之然以磬為聲固衆聲之所依也而金奏有所不可缺則鐘次之笙之為聲固下管之所先也所以鼓其金奏者有所不可廢則以鎛鐘次之笙磬遞

發於樂作之時鐘鎛交鳴於作樂之際此鼓鐘必曰笙磬同音韶樂必曰笙鏞以閒節奏相承有自來矣

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

鄭康成曰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天地之聲布於四方為作也故書同作銅

黄氏曰先鄭陰律以銅為管陽律以竹為管後鄭皆以銅為之案漢志云黄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吹之以聽鳳之聲其雄鳴六為律雌鳴六為呂

是則制律之始本以竹一律有五聲清為陽聲濁為陰聲是為六十四調○劉執中曰律同之和謂其長短厚薄所容中度得陰陽之和氣故律同中度則中氣之至而灰飛氣至則聲和所以日月會於十二次而不差則天之陽聲順於上陰陽合於十二辰而不繆則地之陰聲順於下故黄鍾之長用之以起五度則樂器修廣之所資黄鍾之容用之以起五量則樂器深閎之所賴黄鍾之重用之以起五權則樂器輕

重之所出黄鍾之積用之以起五數則樂器多少之所差黄鍾之氣用之以起五聲則樂器宫商之所祖五法循環而相受則天地陰陽之中聲雖失於此或存於彼是以為樂器者必以律同為之本故曰凡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孫氏曰古人本同律以作樂又能審聲而知樂律之數度易定聲之高下難辨使不能辨其聲而知其如是為宫商如是為角徵羽雖有同律之數何自而和

故不能審聲和樂而徒較數度之短長此後世之議樂者常如聚訟卒莫能斷其是非也○胡氏曰以律和聲則齊其輕重不使之偏裁其緩急不使之過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夫然後宮不至於荒商不至於陂角不至於憂徵不至於哀羽不至於危是非和合之效歟

王昭禹曰大師掌六律則曰以合陰陽之聲而典同則曰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者蓋典同掌其聲以作樂器欲其度數齊量之不亂故其詳有及於天地四方之位大師用其聲以施於樂故合十有二聲欲

其高下清濁之克諧其合之也則兩之以陰陽而已

凡聲高聲硍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

鄭鍔曰器莫大於鐘於是言鐘之病○王昭禹曰凡聲生於形形異則聲異髙則鳧氏所謂鐘小而長小而長其形髙○鄭康成曰髙鐘形大上上大也其聲尚藏袞然如裏則其發也舒正則上下直其形不髙不下而適於正其聲緩而不速下則鳧氏所謂鐘大而短大而短其

形下其聲發散疾而短聞○鄭康成曰下謂鐘形大下下大也下則聲出去放肆○鄭康成曰陂讀為險陂之陂陂謂偏侈陂則聲離散也險謂偏弇險則聲歛不越也達謂其形微大達則聲有餘若大放也微謂其形微少韽聲小不成也○杜氏曰韽讀為闇不明之闇回謂其形微圜回則其聲淫衍無鴻殺也侈謂中央約侈則聲侈迫筰出去疾也○王昭禹曰形侈則聲散而不斂弇謂中央寬弇則聲鬱勃不出也甄猶掉鐘微薄則聲掉○王昭禹曰鐘形薄聲動搖甄掉鐘大厚則如石

扣之無聲

劉執中曰以凫氏之法為鐘則無病於聲中於律同而協天地四方陰陽之和矣

薛氏曰硍聲生於高為天之陽肆聲生於下為天之陰謂天蓋高而下者高之配也故硍聲為陽而肆聲為陰石生於厚而為地之陽甄生於薄而為地之陰謂地蓋厚而薄者厚之配也故石聲為陽而甄聲為陰贏為東方之陽而行為東方之陰蓋作於春而萌

者盡達則將復還其所達此達所以主陽而回所以主陰也緩為南方之陽而韽為南方之陰葢陽盛於夏而重明以麗乎正則陰微進而韽此正所以主陽而險所以主陰也以筰為陽而鬱為陰則西方之聲也夫陽於南為正過乎西則侈矣陽雖尚侈然陰已斂質而奠故侈與弇之聲則主於西方斂為陰而散為陽則北方之聲也夫陰至西而伏於北則已斂矣陰雖斂然陽已潛動而施矣故險與陂之聲則主於

北方

黄氏曰諸家之說皆臆耳案經典同本以律辨聲而為樂器律十二故聲亦十二所謂高正下陂險達微回侈弇薄厚即十二聲故為樂器皆以此十二律為之度數皆以此十二聲為之齊量典同之下遂列磬鐘笙塤籥簫遂管皆樂器也今獨以為此十二聲者由鐘形不中法故病其聲如此則典同樂器專為鐘耳此以為未敢盡然攷工記鐘人固曰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然磬人亦曰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已上豈非所謂聲之高而甚焉者乎已下豈非聲之下而甚焉者乎十二律皆有五聲分清濁而宮為正所謂中正以平之者然則高正下陂險達微回侈弇薄厚皆其律之中聲也硍緩肆散斂羸鎗衍筰鬱甄石皆其聲之形容也不然則聲之病也其數度齊量非過則不及故皆病其聲而其故為

可求故磬人曰摩其旁摩其端是也諸儒鐘説此又以為未必不然何也以為盡然則於經誠未合要之此等當有所受乃可傳信臆説必疏

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

鄭鍔曰既言聲之病於是又言為器之法為樂器者用十有二律以為度數則長短多寡由此而生用十二聲以為齊量則小大輕重由此而準

王氏曰數本起於黃鍾始於一而三之歴十二辰而

五數備其長則度之所起其餘律皆自是而生故凡為樂器以十二律為之數度砚聲生於高肆聲生於下甄聲生於薄石聲生於厚高下薄厚之所屬所制則有齊矣蠃聲生於達衍聲生於回筰聲生於侈鬱聲生於弇達回侈弇之屬所容則有量矣故凡為樂器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

凡和樂亦如之

黄氏曰鄭謂調其故器非也其數度齊量皆合則聲

可和○鄭鍔曰和樂之法亦出乎此為樂制之於未成之初和樂調之於已成之後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鍔曰先儒謂磬為西方之音又以磬音象萬物之成蓋立秋之音至清惟清故難調夔特以擊石拊石百獸乃率舞詩人作樂特曰依我磬聲此所以設磬師之官教擊之之法

掌教擊磬擊編鐘

黃氏曰視瞭掌擊頌磬笙磬故鄭謂磬師以教視瞭然視瞭所擊磬有定名頌磬笙磬之外他磬不擊縵樂燕樂亦有鐘磬視瞭職不掌縵樂燕樂○劉氏曰宮縣有特磬十二鎛鐘十二皆依辰次陳之以應其方之律編磬編鐘各十有六共為一簴磬師之職掌教眡瞭擊特磬與編磬又教視瞭擊編鐘○鄭康成曰磬亦編於鐘言之者鐘有不編不編者鐘師擊之

〇賈氏曰鐘不編者不教眂瞭鐘師自擊之鐘師之掌金奏又云以鐘鼓奏九夏明是鐘不編者十二辰零鐘也若書傳云左五鐘右五鐘 〇杜氏曰編讀為編書之編 〇賈氏曰史記孔子讀易韋編三絕是古者未有紙皆以韋編竹簡此鐘磬亦編之十六枚在一簴

教縵樂燕樂之鐘磬

鄭康成曰縵讀為縵錦之縵謂雜聲之和樂者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 〇賈氏曰雜聲和樂謂雜弄調和學記注云操縵雜弄即今之調詞曲不學調弦不能安意於弦 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 〇賈氏曰燕樂即關雎二南房中謂婦人后妃 〇黄氏曰房中之樂非也 二樂皆教其鐘磬 〇

黃氏曰磬師掌編鐘無編磬未詳磬師不掌鐘而曰
教縵樂燕樂之鐘磬者磬從鐘也

凡祭祀奏縵樂

鄭鍔曰三宮之樂以禮神也分樂以祭以享以祀寧
神將以交神祇之歡心故奏縵樂雖非正聲亦有時
而用故教之○易氏曰祭祀奏縵樂亦取其和而已

鐘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
十人掌金奏

鄭康成曰金奏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鎛賈氏曰此即鐘師自擊不編之鐘凡作樂先擊鐘故鄭云奏樂之節下云以鐘鼓奏九夏亦先云鐘鄭云鐘及鎛者以二者皆不編獨縣而已○王昭禹曰鼓人曰晉鼓鼓金奏則此所謂金奏名官曰鐘師樂雖用鼓而以金為主

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

賈氏曰鐘師擊鐘而兼言鼓者凡作樂先擊鐘次擊鼓見先後次第故兼言之鐘中得奏九夏者謂堂上

歌之堂下以鐘鼓應之故左氏傳云晉侯歌鐘二肆○鄭鍔曰鐘師併與鼓言蓋奏九夏必用鐘鼓非謂鐘師擊鐘又擊鼓也夏者頌之族類夏大也歌之大者有九夏於頌為最大中國謂之夏五色謂之夏南方謂之夏則夏為樂之大者其詩之體為大矣王出入所奏之夏名曰王夏以明人臣不得而用尸出入所奏之夏曰肆夏而享諸侯亦奏焉肆之言安也尸以象神於祭者子行也子坐而父立恐其不安於位

故出入奏之所以安之也諸侯亦用者左氏記晉享穆叔金奏肆夏之三穆叔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君尊臣卑不敢安肆乃若元侯受享於王可以與之安肆矣禮記云大夫之用肆夏由趙文子始然則諸侯用之可也至於大夫用之則為僭矣先儒以肆夏繁遏渠為三夏謂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夫以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指為時邁猶為有說若以執競降福穰穰為遏思文配天為渠皆為二夏

則恐不可牽合也牲出入所奏者昭夏昭明也昭明
神德之大故得以用此牲也四方賓來所奏者納夏
言人君之德如海之納所以能容受四方朝聘之賓
也臣有功所奏者曰章夏惟有大功得奏是所以章
表而別異之也夫人助祭所奏者齊夏致齊者婦人
之難事欲去其驕侈之習以致精明之德故特以齊
名也族人侍燕所奏者族夏言王者合族之恩也客
醉而出所奏者祴夏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故奏

樂以祴切之使勿失禮也或作陔陔切也戒也詩云南陔相戒以養是也公出入所奏者驁夏爵為上公位尊而勢隆慮其自大而傲慢故以驁夏謹飭之也驁又音傲所以戒其驕傲也〇劉氏曰諸儒皆以九夏為頌詩之篇春秋傳稱金奏肆夏之三歌文王之三夏曰金奏文王曰工歌則夏非頌篇明矣然則九夏乃有聲而無辭者也

〇黄氏曰九夏書傳之可攷者周禮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國語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其餘諸儒附會之說未可信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

易氏曰燕以示慈祭禮主乎敬享禮主乎肅祭祀饗食何以奏燕樂王與諸侯行享食之禮若享元侯則升歌肆夏頌合大雅享五等之諸侯則升歌大雅頌合小雅享同乎燕故謂之燕樂其禮在廟故與祭祀同其樂尤足以見先王之仁鬼神仁賔客也○李嘉會曰饗以居前食以居後則燕在其中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

易氏曰凡射則大射燕射賔射樂師皆言以騶虞貍首采蘋采蘩為之節大師則帥瞽而歌射節鍾師乃掌此四詩之奏蓋歌則人聲也奏則鐘鼓也鐘師言奏不言節主其節者樂師也

掌鼙鼓縵樂

鄭康成曰鼓讀如莊王鼓之鼓○鄭鍔曰雜弄之樂謂之縵樂樂之細也將作縵樂則擊鼙鼓以作之鼙鼓之小者也以至小之鼙鼓雜弄之樂事之宜也○

王昭禹曰磬師奏縵樂鐘師擊鼙以和之而已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王昭禹曰掌教吹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而獨以笙師名官笙東方之樂有始事之意故也○鄭鍔曰笙常繼於間歌之後觀鄉飲燕禮間歌之後即笙由庚笙崇丘笙由儀則笙者繼人聲之後為最貴故特名官

掌教歙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

鄭鍔曰竽三十六管笙十三管竽宮聲在中笙宮聲在左籥三孔其中則中聲其上下二孔則聲之清濁所由生篪七孔管六孔篴笛也笙師皆教以歙之之法又舂牘應雅教瞽矇與視瞭以作祴樂於客醉而出之時康成謂小師所教為教瞽矇笙師所教為教視瞭於經皆無所據彼盖疑小師既教之此又教之遂分彼為教瞽矇此為教視瞭殊不知小師教之以

鼓作之節此教之以歙牘以竹為之長者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孔舂於地以作聲其名曰牘牘之為言瀆也賔醉恐有瀆乎禮故以牘名之應亦以竹為之長六尺五寸中有椎亦舂於地其名曰應賔歸恐其不應禮欲其行與樂聲相應也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亦舂於地其名曰雅賔醉而出恐其失禮欲其雅正也三器在庭皆舂於地以為聲故謂之舂以兩手築地舂

之也○黄氏曰春牘應雅鄭曰春地以為行節未敢以為然經言以教祴樂祴節也春牘應雅以節樂也○王昭禹曰竽笙塤籥簫篪篴管皆樂之所用而春牘應雅三者特用於教祴樂以為行節○黄氏曰小師掌教塤簫管笙師又教龡塤簫管小師用於下管故以教瞽矇謂之播笙師用於凡樂謂之龡但龡之無詩也鄭謂教視瞭視瞭不龡笙竽教則當教瞽矇也案瞽矇視瞭皆屬大師自大司樂而下至視瞭皆祭祀饗射之樂而磬師鍾師笙師鎛師自為一列

固有祭饗之樂又有縵樂燕樂縵樂司樂不掌固當是亦不掌燕樂先王之意嚴矣是故瞽矇不歈竽笙籥篪箎遂視瞭不奏九夏鐘鼓必皆有所以或曰磬師笙師分大師瞽矇視瞭而教之而不著於其職者不使殽雜大師歌詩之事恐或當是然燕樂亦有歌詩或當掌之磬師笙師

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

鄭康成曰鐘笙與鐘聲相應之笙○賈氏曰笙師不掌鐘而言鐘故鄭

然知義○黄氏曰書曰笙鏞以間盖笙與歌門作歌則以鐘節之獨出祭祀饗射其他不出鐘笙鐘從笙也

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

鄭康成曰廞興也興謂作之奉猶送也○賈氏曰此所興作即上竽笙以下皆作之送之於壙而藏之○黄氏曰視瞭廞而不藏笙師藏之其職可見

大旅則陳之

鄭康成曰陳於饌處而已不涖其縣○賈氏曰其臨

縣者大司樂故大司樂云涖廞樂器注云臨笙師鎛師之屬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王昭禹曰鎛小鐘也國語曰細鈞有鐘無鎛尚大也大鈞有鎛無鐘尚細也鎛師掌金奏之鼓謂之鎛師者舉小以見大也與典律同謂之典同守廟祧謂之守祧同

掌金奏之鼓

鄭鍔曰鎛師掌鎛而言掌金奏之鼓鼓金奏之樂鼓愷樂以至於鼓鼜守鼜豈為鎛師又擊鼓乎觀鼓人言以晉鼓鼓金奏則此所謂鼓者考擊以作之之義也當金奏之時鼓人以鼓作之鎛師則以鎛作之故皆以鼓言軍旅之夜三鼜皆鼓之是鎛師皆擊鎛而鼓之也鎛師固宜掌鎛今畧無擊鎛之文皆言擊鼓則鼓為鼓作之意明矣先儒之說謂鎛師不自擊使

視瞭擊之但擊金奏之鼓乃晉鼓也其意謂鼓人之職以晉鼓鼓金奏也若如是說全非鎛師之本意〇王氏詳說曰鐘師掌金奏而及金奏之鼓亦猶鼓人掌六鼓而及於四金之制是知金鼓無二致也然鼓人雖有四金之制不過金錞金鐲金鐃金鐸而已不及鐘鎛也蓋鐘鎛所用用之於樂鼓人之職為地官之屬雖曰雷鼓靈鼓路鼓用之於天神地示人鬼亦辨其聲用之而已本無預於天神地示人鬼之間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

愚案金鐘聲也鼓者所以擊其鐘也

軍大獻則鼓其愷樂

王氏曰鼓愷樂掌於鎛師者鎛師掌金奏之鼓其所掌樂以金為主軍以金止既勝矣欲戢兵之意

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

王昭禹曰三鼜夜戒之鼓司馬法所言者○賈氏曰鼓人注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眗是一夜三擊備守鼜也○王氏詳說曰鼓人之鼓鼜謂軍已發行在郊也鎛師之鼓鼜謂軍未發行在國軍已發行國猶不廢守此鎛師所以又有守鼜後世用軍行師京師戒嚴者本此

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賈氏曰此官所廞謂作晉鼓鼖鼓以其當職所擊也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薛平仲曰自司樂之掌樂事大師之教樂事典同之為樂器雅樂備矣納蠻夷之樂於祭祀燕享之用豈非悅遠人之極功乎抑疑韎師旄人鞮鞻氏之設皆以教夷樂然韎師旄人之後必繼之籥師籥章鞮鞻

氏之後必繼之典庸器司干何歟夫遠人之服由文德以來之自其慕德而來莫不自見其聲歌舞蹈之節周人因之以備樂載之官府而不廢彼籥之為樂自其執羽而歛則文舞於是乎寓由其擊土鼓以和則詩章於是乎形夫皆以象文德也則以次於韎師旄人之後至於鞮鞻氏合四夷之樂以歌之則德化益遠典庸器之所以表其功者於是為無愧矣然先王長慮却顧文事必有武備則司干之繼於後者所

以教之以武舞㰍若夫韎師舞東夷之樂故其人可得而定旄人舞散樂夷樂故其人不可得而定然後四方之有能於此者皆得以自見其藝則先王因之以觀四方之風豈不在是乎○鄭鍔曰作四夷之樂當從其國不變其俗故韎師所服者赤韋示不變其所服旄人所執者牛尾示不變其所執也鞮鞻氏所履者革屨示不變其所履

陸氏曰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當代之樂明

有制也舞四夷之樂明有懐也

掌教韎樂

鄭鍔曰四夷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此特設官以掌東夷之樂竊疑三方之樂不存於祭祀大享之時而東夷樂猶近正孔子之所欲居且為箕子之國則其樂有中國之風可知明堂位韎作昧詩韎韐有奭左傳韎韋之跗注皆以韎為赤色之韋樂名曰韎意舞者衣赤色之韋也○李景齊

曰禮記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蠻夷之樂於太廟所以廣魯於天下也成周所以用夷樂意盖謂是○陳氏曰魯納蠻夷之樂於太廟盖陳之於門唐之時皆奏於四門之外古之遺制

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鄭康成曰舞東夷之舞○王昭禹曰其屬則十六人○劉執中曰舞韎之位在門外祭祀大饗皆用之示四夷來王也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王昭禹曰四夷之民有執旄以舞者先王因立官以教焉○黄氏曰韎東夷之樂特置一官其徒四十人其樂亦盛也舞者十六人則有定員旄人盖雜四夷之舞舞者衆寡無數或多或少皆可合四夷之舞與散樂而其徒二十人比韎為微可知○陳君舉曰旄舞非中國

之樂因得四夷之懽心使鼓舞焉以承祭祀以共饗
燕君子所樂也豈拘於數哉○李嘉會曰無所拘限來者從之

掌教舞散樂舞夷樂

鄭鍔曰散樂野人之樂節奏踈散而非六代之舞夷樂四夷之樂而非中國之法舞有可用者旄人教之皆執旄以舞○賈氏曰旄人教樂而不掌鞮鞻氏掌樂而不教互相統耳○王氏詳說曰鞮鞻氏所掌專於夷樂旄人所教不止於夷樂況鞮鞻之於夷樂吹

而歌耳初未嘗舞也然則旄人云四方以舞仕者屬焉祭祀賓客舞其燕樂則旄人之所教人者衆矣不必如樂師之教國子有旄舞旄人之所用於舞者亦廣矣不必如二鄭之說旄舞之用於辟雍

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

鄭鍔曰四方之人有能通知樂舞而欲仕於王官者不足隷大司樂也使屬旄人以其所教者散樂故也

○賈氏曰四方之舞仕即野人能舞者屬旄人選舞人當於中取之

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賈氏曰饗燕作燕樂時使四方舞士舞之以夷樂○黄氏曰𩐎樂祭祀賓饗必舞之散樂夷樂祭祀賓客則舞其燕樂不用燕樂則不舞是則𩐎猶近雅歟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籥舞者所吹春秋萬入去籥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陳氏曰明堂位土鼓蕢籥伊耆氏之樂命之曰籥以黍籥

之法在是故也羽籥皆執籥以聲音之本在是

掌教國子舞羽龡籥

鄭鍔曰執羽所以為容籥所以為聲○王氏曰籥如篴三孔主中聲而上下律呂於是乎生○易氏曰成周樂舞之制有文舞有武舞文舞羽籥籥師掌之武舞干戈司干掌之然文舞未嘗無干故舜兼取乎干羽武舞未嘗無羽故詩言萬舞及於執籥秉翟是知文舞干不勝羽武舞羽不勝干此籥師之教國子所

以專言舞羽龡籥歟○王氏詳說曰周之祭祀有三重獻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宿夜武舞之曲名籥師所教者止於舞羽吹籥祭祀賓客饗食所用亦止於鼓用籥抑何略於武舞耶曰籥師所掌者舞之教司干所掌者舞之器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是籥師未嘗不預於學戈何止於羽籥之教又曰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是舞器未嘗不為羽籥何止於干戈之器周公於籥師言教於司干言掌又所以見周家太平之治以文舞為教也

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

鄭鍔曰於祭祀賓客之時鼓而作其羽籥之舞故曰鼓○賈氏曰祭祀先作樂下神及合樂之時使國子

舞鼓動以羽籥之舞與樂節相應使不相奪倫故鄭
云鼓之者恒為之節
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賈氏曰此所廞惟羽籥而已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鄭康成曰籥章吹籥以為詩章○鄭鍔曰春秋迎寒
暑為農而祈有年蜡祭而息老物古之詩章無不可

用乃專用豳人之歛豳國之籥而名官曰籥章此周王之事也周之先公開國於豳教民稼穡與夫為寒暑之備事載於七月之詩謂之豳風至於成王王業大備念其祖先務農之勤教民之悉凡四時所行者皆以豳詩從事故用豳籥而以籥名官以籥而歛豳詩之章也

掌土鼓豳籥

王氏曰土鼓禮記所謂蒯桴土鼓○賈氏曰鄭注禮運云土鼓築土為

鼓龡桴謂擊鼓之物以土塊為桴豳籥豳國之籥○鄭司農曰豳籥豳國之地竹王業之起本於豳樂之作本於籥始於土鼓逆暑迎寒祈年皆以本始民事息老物則息使復本反始故所擊者土鼓所龡者豳籥其章用豳詩焉○易氏曰以土鼓應豳籥示不忘本而已

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易氏曰民事終始實關天時之消長故必先之以迎寒逆暑逆如逆女之義自外而入於内以我為主謂

陽常居大夏而主歲功迎如迎賔之義自内而出於外以彼為客謂陰常居大冬時出而佐陽中春為歲陽之中晝為日陽之中如是而逆暑與堯典所謂日中星鳥寅賔出日同意中秋為歲陰之中夜為宵陰之中如是而迎寒與堯典所謂宵中星虛寅餞納日同意萬物生於土反於土則土者物之終始也逆暑迎寒所以皆擊土鼓焉○横渠曰當春之晝吾方逆暑則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盖有以逆其氣當秋

之夜吾方迎寒則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蓋有以迎其氣○楊氏曰陰陽積而為寒暑寒暑相推而成歲寒暑不時無以成歲故迎之逆之所以道其氣陽生於子冬至日在牽牛陰生於午夏至日在東井聖人向明而治於中春逆暑背其所向則不順故謂之逆中秋迎寒面其所向則順故謂之迎

孫氏曰周自后稷教民稼穡至公劉于豳斯館大王肇基王迹皆推本后稷之意率先農桑之業故陶土為鼓豳竹為籥歌豳詩以勸相其民令七月之詩是也周公相成王懼後世不記先君王之舊於是命籥

章之官逆暑迎寒歌之祈年祭蜡歌之又兼以雅頌雅若生民之歌頌若豐年之類皆本七月而有益於風化者無逸欲知稼穡之艱難誠以此也周先公出入田里撫摩其民無勢分之間曰殆及公子同歸為公子裳為公子裘獻豣于公入執宮功躋彼公堂皆室家婦子感其恩者深愛其君者切序曰陳王業見王業所由興而已後人乃臆以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所由遂指為周公作水心先生曰周公方

制作禮樂雅頌以昭先王先公之功德而自作土風之詩使籥章掌之可乎○賈氏曰祈年田祖逆暑迎寒並不言祀事既告神當有祀不過如祭法埋少牢之類耳

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鄭康成曰祈年祈豐年也○王昭禹曰豐年雖本於天時順而祈之亦成乎人事爾○鄭康成曰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王氏曰田祖禮記所謂先嗇○王昭禹曰先嗇神農也以其始教

天下耕稼故祈之

王氏曰豳雅豳頌謂之雅頌則非七月之詩蓋若九夏亡之矣○王氏詳說曰鄭氏釋七月之詩八章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二章為豳風以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四章為豳雅以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以上為豳頌至於釋此則以豳詩亦風言詩總名以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為豳雅惟豳頌之說與七月同鄭氏釋經亦多類此賦詩斷章惟七月之說為優

陳及之曰田畯田大夫古有功於農事者○王氏曰田畯禮記所謂司嗇司嗇本始民事施於有政者○項氏曰或以為司嗇過矣始祈則歌頌以作耕耜之心既蜡則

歌頌以息其終歲之勞理固然也安得妄謂司嗇成周之時春祈年于上帝田祖田畯皆祭之詩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先王蓋以田祖田畯其生也有功於農事今農事將興舉而祭之不惟示重農之意亦所以勸農之力田者況大如上帝則祈之次如社稷則祈之則祈田祖田畯尚何疑乎及夫歲事既成又息老物所謂一日之蜡百日之澤亦忠厚之意不忘其初耳〇賈氏曰田祖田畯所祈當同日但位別禮殊樂則同

國祭蜡則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杜氏曰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既蜡而收民息已也○鄭康成曰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為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國亦養老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王氏曰逆暑迎寒不言國而祈年息老物言國則祈年息老物通乎下故言國以别之○王昭

禹曰逆暑迎寒名其氣之和聲和則氣和故先言擊土鼓以聲為主祈則以言通其意蜡則美其成功故先言頌以詞為主

李景齊曰豳詩曰豳雅先儒以為七月之詩備風雅頌三體非也籥章所謂豳籥者葢以豳吹為籥以豳籥而吹詩與雅頌皆以豳名夫逆暑迎寒而吹豳詩者此則七月之詩葢如授衣鑿冰之屬皆先寒暑以戒事故也祈年而吹豳雅祭蜡而吹豳頌葢雅者言

王政之所由廢興頌者以其成功告神明祈年之禮
王政之所急先故宜歌雅而蜡祭之設所以答鬼神
之功故宜歌頌詩之小雅甫田之詩曰琴瑟擊鼓以
御田祖以祈甘雨所謂祈年而吹豳雅者毋乃在是
詩周頌豐年之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所謂祭蜡吹豳頌者毋乃在是乎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鍔曰鞮革也鞻屨也以革為屨夷樂者之所履作

其樂歌之時則履是屨以為容唐之燕樂有高昌部用赤韡有扶南樂舞用赤皮鞋周鞮鞻之類○易氏曰鞮鞻者樂工所履之屨名官以鞮鞻使之掌四夷之樂言其際天所覆薄海内外凡有足所履無不至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愚案四夷之樂已見韎師

薛氏曰四夷樂或以其服色名之或以其聲音名之服色韎是也聲音侏離是也餘不可考○黄氏曰康成云樂主於

舞鞮鞻舞屨非也旄人掌教舞夷樂此樂者其樂也四夷各有歌其聲不同以聲歌之故曰聲歌韎人之樂施於祭祀大饗旄人鞮鞻氏之樂施於祭祀與燕者蓋東夷於四夷為長饗於燕為重韎師曰師而序於前旄人鞮鞻氏曰人曰氏而序於後然則東夷之樂蓋聖人所重歟○李嘉會曰先王多用夷樂不用夷禮者其禮非先王法度而其樂則可樂也若夫箕子封於朝鮮其禮亦可尚者以有古意歟

祭祀則歈而歌之燕亦如之

黄氏曰鞮鞻夷樂器歟祭祀吹而歌之鄭謂以管籥為之聲亦非必自有吹者〇王昭禹曰祭祀與燕吹其聲倡其歌以明得其歡心而服吾中國之役也〇易氏曰旄人掌舞夷樂而祭祀賔客舞其燕樂是旄人掌舞而鞮鞻氏之職乃以聲音節之而已

陳祥道曰燕諸侯則有湛露燕羣臣嘉賔則有鹿鳴燕夷狄則有蓼蕭於太僕則見王所以燕者於内朝之地故云相其法於酒正見王所以燕者有多寡之

數故曰共其計若鞮鞻氏之燕則凡有燕集皆掌聲歌也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庸功也○鄭司農曰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春秋傳曰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

掌藏樂器庸器

黃氏曰鄭謂伐國所獲之器其說是而以為崇鼎貫

髙非也司農以為魯伐齊以所獲兵器鑄林鍾則比於樂矣庸器伐國所獲之樂器若㑳之舞衣密須氏之鼓是也○項氏曰伐國所得之器言庸以見伐皆為民也

易氏曰周自文王伐四國武王克殷之後所獲王鎮大寶器皆足以昭先王之功天府藏之而典庸器藏其器物之可以備聲樂之飾者

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

杜氏曰横為筍從為鐻○易氏曰樂器即梓人之筍

虡所以縣鍾磬之屬橫曰筍植曰虡上設板謂之業亦所以明先王之業未有無其業而可以作樂者○鄭鍔曰祭祀之時則帥其八十人之屬以設筍虡小胥視瞭自當縣樂器此但為之設筍虡所當陳者庸器而已陳之於祭祀之時以表先王之有功能得此器子孫能守以奉祀○李嘉會曰聖人於作樂之具必寓其警戒之義俾知庸器始他人為之令陳設於此因歡樂而知警懼則所以自勉者深矣樂記所謂

思武臣思將帥之臣由聞鐘鼓之音而思也其意深矣

饗食賓射亦如之

鄭鍔曰陳於饗食賓客之時以彰先王之功可服諸侯且以為國之華

大喪廞笱虡

鄭康成曰廞興也興謂作之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干舞者所持謂盾也春秋傳曰萬者何干舞也○鄭鍔曰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周人武舞亦執干以為容武舞雖用羽而以干為主故名官曰司干蓋用武以自扞蔽為先干能扞蔽人身也○黃氏曰舞器干戚羽旄皆有而獨以干為名干武王之舞器楚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李嘉會曰舞者必尚武而執干戈足見周尚武之意得非因此功之成而不忘本歟武王既歸散郊射其意可見五兵皆舞獨以衛身之干為名意亦可見

掌舞器

鄭鍔曰所掌之舞器即謂干楯耳干之為器有用兵之時所用者有當舞時所用者當舞時所用之干則與用兵所用者異先儒以為羽籥之屬非矣安有籥師鼓舞羽吹籥而所執之物乃掌於武舞之司干乎

○王昭禹曰夫羽舞干舞皆樂師以教國子籥師於羽舞又教之至於司干則特掌舞器先王於文事尤致其詳也然文舞有羽籥名官則以籥武舞有干戈名官則以干蓋文則優游而靜籥則其聲靜而可閑干則以有扞而自衛而武事以扞敵自衛為先

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

鄭康成曰既已也受取藏之○鄭鍔曰祭祀之時倮舞人綴兆行列已定則授之以干至於舞畢則受而藏之○李嘉會曰舞列既陳則授之干舞者既畢則從而受之於干授受亦甚嚴矣

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賈氏曰此官掌干盾及羽籥及其所廞廞干盾而已其羽籥則籥師廞之

周禮訂義卷四十一